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盛京通志卷一百九

歷朝藝文一

前代帝王詔勅

制

祭告文

赦文

詩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盛京通志卷一百九

歷朝藝文

臣等謹案文章者經世之大業是以觀於人文  
可以稽察時變考鏡得失遼瀋山川雄秀

王氣鍾靈自古帝王拓迹開統文武名臣謀謨獻替  
頒之詔令見之章奏布在方策咸可觀焉至如  
唐皇遼城之篇金宗上京之作風雅所存遺韻

斯在茲篇輯歷代帝王詔勅詩文及臣下奏議  
雜著凡六卷謹志歷朝藝文第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盛京通志卷一百九

歷朝藝文一

前代帝王詔勅

東漢安帝詔元菟太守姚光等

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明正刑章以示百姓幸會赦  
令乞罪請降鮮卑滅貊連年有事遷徙小民動以  
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以後

不與縣官戰鬥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  
緡人四十匹小口半之

唐太宗征高麗詔

朕所過營頓每飭飲食毋豐怪水可涉者勿作橋  
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父老迎謁朕昔提  
戈撥亂無盈月儲猶所向風靡今幸家給人足止  
恐勞於轉餉故驅牛羊以飼軍且朕必勝有五以  
大擊小以順討逆以安乘亂以逸敵彼勞以悅當

彼怨渠憂不克耶

遼太祖天贊三年詔

上天降監惠及蒸民聖主明王萬載一遇朕上承  
天命下統羣生每有征行皆奉天意是以機謀在  
已取舍如神國令既行人情大附外訛歸正遐邇  
無愆可謂大含溟海安納泰山矣自我國之經營  
為羣方之父母憲章斯在允嗣何憂升降有期去  
來在我良籌聖會自有契於天人衆國羣王豈可



化其凡骨三年之後歲在丙戌時值初秋必有歸處然未終兩事豈負親誠日月非遙戒嚴是速

遼道宗賜左伊勒希巴詔

朕以眇冲獲嗣大位夙夜憂懼恐弗克任欲聞直言以匡其失今以數月未見所以副朕委任股肱耳目之意其令內外百官比秩滿各言一事仍轉諭所部無貴賤老幼皆得直言無諱

伊勒希巴國語解見人物

二原作夷離

單今譯改

金太祖諭內外諸軍都統果詔

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之欲中外一統故命汝帥大軍以行討罪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從權毋須申稟

金太祖撫諭遷民詔

郡縣今皆撫定有逃散未降者已釋其罪更宜招諭之前後起遷戶民去鄉未久豈無懷土之心可

令所在有司深加存恤毋輒有騷動衣食不足者  
官賑貸之

金太祖諭東京諸路詔

頃因兵事未息諸路關津絕其往來今天下一家  
若仍棄之非所以便民也自今顯咸東京等路往  
來從其便其間被畧及鬻身者並許自贖為良仍  
令馳驛布告

金太宗敦勸農功詔

朕惟國家四境雖遠而兵革未息田野雖廣而畝  
畝未闢百工畧備而祿秩未均方貢僅修而賓館  
未贍是皆出乎民力苟不務本業而抑遊手欲上  
下皆足其可得乎其令所在長吏敦勸農功

金世宗封長白山敕

自兩儀剖判山嶽神秀各種其分野國將興者天  
實作之對越神休必以祀事故肇基王迹有若岐陽  
望秩山川于稽虞典厥惟長白載我金德仰止其

其高實惟我舊邦之鎮混同流光源所從出秩秩  
幽幽有相之道列聖蕃衍熾昌迄于太祖神武徵  
應無敵于天下爰作神主肆予冲人紹休聖緒四  
海之內名山大川靡不咸秩矧王業所因瞻彼早  
麓可儉其禮服章爵號非位于公侯之上不足以  
稱焉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物冊命茲山之神為興  
國靈應王仍勅有司歲時奉祀於戲廟食之享亘  
萬億年維金之禎與山無極豈不偉與

金世宗封混同江敕

昔我太祖武元皇帝受天明命掃遼季荒芟成師  
以出至於大江浩浩洪流不舟而濟雖穆滿渡江  
而龜梁光武濟河而水冰自今觀之無足言矣執徐之  
歲四月孟夏朕時邁舊邦臨江水永嘆仰藝祖之開基嘉  
江神之効靈至上都議所以尊崇之典蓋古者五嶽祀  
三公四瀆視諸侯至有唐以來遂享帝王之尊稱  
非直後世靡文而崇德報功理亦有當然者矧茲

江源出於長白經營帝鄉實相興運非錫以上公之號則無以昭答神休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物冊命神為興國應聖公申命有司歲時奉祀於戲巖廟貌正封爵禮亦至矣惟神其衍靈長之德用輔我國家彌億年神亦享廟食于無窮豈不休哉

元成宗加封五鎮詔

三代以降九州皆有鎮山所以阜民生安地德也五嶽四瀆先朝已嘗加封惟五鎮之祀未舉殆非

敬恭明神之義其加東鎮沂山為元德東安王南  
鎮會稽山為昭德順應王西鎮吳山為成德永靖  
王北鎮醫巫閭山為貞德廣寧王中鎮霍山為宗  
德靈應王仍敕有司歲時與嶽瀆同祀著為定  
式

明太祖正神名號詔

自有元失馭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  
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安華夏天統以正永惟為



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宗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黷禮背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以加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自今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

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至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于理為當因稱朕以禮事神之意所定各神名號一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

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  
北鎮醫巫閭山之神一四海稱東瀆之神南海之  
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一  
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一  
各處府州縣城隍之神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  
神某縣城隍之神一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  
封爵名稱之一大小神祠無功于民不應祀典者  
即係淫祠有司勿得致祭嗚呼明則有禮樂幽則

有鬼神其理既同其名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明成祖建北鎮廟敕

北鎮醫巫閭山之神自昔靈應彰顯而為國祐民厥績光著獨其廟宇至今弗克修治朕心惓切夙夜弗忘敕至爾等擇日興工建立祠宇飭嚴祀事以稱朕崇仰之意

制

唐文宗授劉悟幽州節度使制

門下朕聞將星明則英豪用靈旗指則妖

集作氛

稜

銷勁草可以受疾風盤根然後見利器苟非處劇

何以用長況幽并少年燕趙竒士居常以紫駟自

騁失意則白刃相批將領斯難是先才傑昭義軍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澤潞磁邢洺等州觀察制

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潞州大

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三

百戶劉悟天與忠誠人推敬讓蘊孟賁之勇不以  
力間避庶頗之強使之心伏是以居危邦而智免  
臨大節而功高嘗見委於先朝屢作藩於右地朕  
以遼陽巨鎮自我底寧始欲撫之以仁然後示之  
以禮而守臣嬰疾幕吏擅權撓政行私虧恩剝下  
過為捶楚妄作威稜不均饗士之羊但養乘軒之  
鶴致茲擾變職此之由不有將材孰懲兒戲敷求  
朕志深謂汝諧是用拔竒式冀宣力升以亞相寵

之上公伴光十乘之行以壯三軍之氣可檢校司空兼幽州大都督長史御史大夫充幽州契丹兩番經畧盧龍等使散官勳封如故

唐宣宗授張允仲幽州節度使制

門下統制方隅昭宣威略苟非績効之茂孰當委寄之權故開幕任青登壇拜信建置斯重古今為常幽州節度留後檢校左散騎常侍張允仲性稟誠明才推侷儻端已每存于忠考嗜學早習乎天

人佻然器能冠于戎籍自維城遙領留務在躬惟  
專報國之心以洽奉公之道節度既煥儉恪彌勤  
況遼陽甲兵之雄幽都控馭之遠假機謀以董雜  
俗資刑賞以靖朔隣由是錫鈇鉞之正名授喉舌  
之顯秩升以亞相示之殊榮於戲施令在嚴失之  
者則虐為仁由惠過之者則非所宜政不建法苛  
不隳制講武備以禦寇舉化條以育人服吾寵光  
佇爾休問可檢校工部尚書幽州節度使



祭告文

明英宗禱雨告北鎮廟文

予奉天育民愧涼于德致茲久旱災及羣生夙夜  
省躬中心慄切神司方鎮憂憫諒同雨農于晴宜  
在其手特茲致禱尚冀感通弘布甘霖用臻豐稔  
匪予之惠時乃神庥

明憲宗告北鎮廟文

國家欽奉神明聿嚴祀事所期默運化機庇祐民

庶乃近歲以來或天時不順或地道欠寧或雷電失常雨暘爽候或妖孽漸作疫癘交行遠近人民頻遭饑饉流離困苦痛何可言惕然於中固知攸措惟神奠鎮一方民所恃賴睹茲災沴能不疚心是用特具香幣遣官祭告尚冀體上帝好生之德鑒予憂元元之意軒旋造化弘闡威靈悍患禦災變禍為福庶幾民生獲遂享報無窮惟神鑒之明孝宗禱雨告北鎮廟文

伏自去年無雪今春無雨田苗未能播種民庶實相憂懼予甚兢惕用是側身修省虔致禱祈惟神矜憫小民斡旋大造早霑甘霖以滋禾稼以濟民艱庶年有豐稔之祥則神亦享無窮之報

明武宗平寧藩告鎮北廟文

去歲以來寧孽作逆命官致討逆黨就擒內變甫清中外底定匪承洪祐曷克臻茲因循至今未申告謝屬者四方多事水旱相仍餓莩載途人民困

苦盜賊嘯聚勦捕未平修省咎由實深兢惕伏望  
神慈昭格幽贊化機災沴潛消禎祥叶應永庇生  
民

明世宗即位告北鎮廟文

惟神功參造化永鎮北土奠安民物茲予嗣承大  
統謹用告祭神其歆鑒佑我國家

赦文

魏文帝諭赦遼東

告遼東元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  
先人刼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  
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  
九命權親又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人臣之  
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  
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之險阻王  
誅未加比年以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  
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

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沉滯津岸賀遷有無既不  
疑拒齋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猶  
有忠信陷君于惡春秋所書也今遼東元菟奉事  
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為數載纒垂纓咸佩印綬  
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于匱虎兕出於匣是  
誰之過歟國朝為子大夫羞之昔狐突有言父教  
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  
謀脇從姦惑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

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  
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  
傳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  
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為厭安樂之  
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  
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為顏且又宿舒無罪  
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乃至  
賀死之日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

迫乃至於此今忠臣烈將咸忿遼東反覆攜貳皆  
欲乘桴浮海期于肆意朕為天下父母加念天下  
新定既不欲勞動干戈遠涉大川費役如彼又悼  
邊陲遺餘黎民迷誤如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瑁等  
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  
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儻恐自嫌已為  
惡逆所見染汙不敢倡言永懷伊感其諸與賊使  
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



詩

魏武帝古樂府碣石篇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木樹叢生  
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波濤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  
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梁元帝燕歌行

燕趙佳人本自多遼東少婦學春歌黃龍戍北花  
如錦元菟城邊月似蛾如何此時別夫婿金羈翠

眊徃交河聞言入漢去燕營怨妾愁心百恨生漫  
漫悠悠天未曉遙遙夜夜聽寒更自從異縣同心  
別偏恨同時成異節橫波滿眼萬行啼翠眉乍歛  
千重結並海連天合不開那堪春日上春臺乍見  
遠舟如落葉遙看浮艇似行杯汀沙夜鶴嘯羈雌  
妾心無趣坐傷離翻嗟漢使音塵斷空傷賤妾燕

南垂

隋煬帝紀遠詩

遼東海北翦長鯨風雲萬里清方當銷鋒散牛馬  
旋師宴鎬京前歌後舞振軍威飲至解戎衣判不  
徒行萬里去空道五原歸

秉旄杖節定遼東俘馘變彝風清歌凱捷九都水  
歸宴洛陽宮策功行賞不淹留全軍藉智謀詎似  
南宮複道上先封雍齒侯

唐太宗遼城望月詩

元菟月初明澄輝照遼碣映雲光暫隱隔樹光如

綴魄滿桂枝  
圓輪虧鏡影  
缺臨城却影散  
帶暈重  
圍結駐蹕俯九都  
佇觀妖氛滅

金世宗幸上京歌辭

猗歟我祖聖矣  
武元誕膺明命  
功光于天  
拯溺救焚  
深根固蒂  
克開我後  
傳福萬世  
無何海陵淫昏  
多罪反易天道  
荼毒海內  
自昔肇基  
至於繼體  
積累之業  
淪胥且墜  
望戴所歸  
不謀同意  
宗廟至重  
人心難拒  
勉副樂推  
肆子嗣緒  
二十四年  
兢業萬

幾億兆庶姓懷保安綏國家間暇廓然無事乃眷  
上都興帝之第屬茲來遊惻然予思風物減耗殆  
非昔時於鄉於里皆非初始雖非初始朕自樂此  
雖非昔時朕無異視瞻戀慨想祖宗舊宇屬屬音  
容宛然如睹童嬉孺慕歷歷其處壯歲經行恍然  
如故舊歲從遊依稀如昨歡誠契濶旦暮之若吁  
嗟濶別云胡不樂

欽定盛京通志卷一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盛京通志卷一百十

歷朝藝文 二

詩

樂府

五言古

七言古

五言律

七言律

五言排律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盛京通志卷一百十

歷朝藝文 二

詩

樂府辭

鼓吹曲屠柳城篇

三國魏

繆襲

屠柳城功誠難度越隴塞路漫漫北踰岡平但聞  
悲風正酸蹋頓授首遂登白狼山神武驚海外永



無北顧患

鼓吹曲征遼東篇

晉傅元

征遼東敵失據威靈邁日月公孫既授首羣逆破  
膽威震怖朔北響應海表景附武功赫赫德雲布

高句驪曲

北北朝王褒

蕭蕭易水生波燕趙佳人自多傾杯覆盃灌灌垂  
手奮袖娑娑不惜黃金散盡只畏白日蹉跎

和紀遼東篇

隋王胄

遼東洩水事龔行俯拾信神兵欲知振凱旅歸樂  
為聽凱歌聲十乘元戎纔渡遼扶滅已冰消詎似  
百萬臨江水按轡空迴鑣

五言古

遼西作

唐崔顥

燕郊方歲晚殘雪凍邊城四月青草合遼陽春水  
生夷人正牧馬漢將自徵兵露重寶刀濕沙虛金  
鼓鳴寒衣著已盡春衫誰與成寄語洛陽使為傳

邊塞情

漉酒圖

在邊東作

金匱 鑄

我愛陶淵明愛酒不愛官  
彈琴但寓意把酒聊開  
顏自得酒中趣豈問頭上冠  
誰作漉酒圖清風起  
毫端露電出形似神情想  
高閒大似揮絃時目送  
飛鴻難袖中有東籬開卷見  
南山嗟予因塵土青  
髮時時斑折腰尚未免  
敢謂善閉關望望孤雲翔  
徒羨飛鳥還歸田未有日  
掩卷空長歎

送周山人之遼東

元 揭傒斯

物變風已暄庭虛雪猶在每與君子違偏驚歲年  
改名山先夢到靈藥隨方采明日望行人靈槎隔  
遼海

次韻黃華和同年九日詩

元 耶律楚材

西風殘日秋有客嗟幽獨偶爾得香醪淒然憶霜  
菊世態屢變遷人生多反覆十年一夢中猶未黃  
梁熟

由祖越過龍泉

明程啟元

一逕何盤曲東西亦委蛇危巖嵌蘭若疲馬安能  
馳豈不憚峻險薄言恣探竒清泉濯長纓聊與性  
命期雅有杯中物可以樂我私

七言古

田器之燕子圖

并序

金龐

鑄

器之自叙云明昌丙辰予從軍塞外野舍荒涼  
難以狀言春末有雙燕來巢此屋土人不之識

屢欲捕之予曲為全護此燕晝出夜歸予必開  
戶待之忽一日飛止坐隅都無驚畏巧語移時  
不去予始悟明日秋社此鳥當歸殆留別語也  
因作一詩贈之云幾年塞外歷崎危誰謂烏衣  
此亦飛朝向蘆陂知有為莫投茅舍重相依君  
憐我處頻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  
鼓角君應先去我何歸此詩以細字寫之為蠟  
丸繫之燕足上明年四月予受代歸又八年春

和甲子任潞州觀察判官四月十二日偶坐廨  
舍之舍翠堂忽雙燕至一飛簷戶間一上硯屏  
予諦視之繫足蠟丸故在乃知此鳥蓋往年贈  
詩者也因請同年龐君才卿畫為圖求諸公賦  
詩

田君才略燕雲客少年累有安邊策  
悔從筆硯取功名直要橫馳沙漠北  
塞垣春雪白皚皚東風未放元陰開  
烏衣之國定何許一雙燕子能飛來三

年驛舍安西道眼底鶯花無夢到忽見低飛入短  
簷此身似向邯鄲道君居東海我中原相逢乃在  
穹廬前天涯流落俱為客感時念遠空潛然長安  
何限高高閣晝夜風閒開翠幕底事猜嫌不往依  
甘從此地風沙惡土人嗜肉無人心一生弋獵誇  
從禽有巢幸穩勿浪出汝身未必輕千金朝來暮  
去益狎昵物我相忘情意一但怪重裘積漸添元  
是西風催社日須知音巧惟鷓鴣忽來坐隅如告



辭我方流寓未歸得為君忍賦傷心詩詩成自述  
聊為戲繫足封之亦無意燕已歸飛我未歸刁斗  
聲中忽驚歲旄頭夜落妖氛收嫖姚獻凱歸神州  
玉關早喜班超入北海不聞蘇武留君才經世寧  
終枉幕府須賢來上黨別後歸期兩及瓜人間秋  
燕十來往沈沈官舍紅芳稀葛衣燕居淡忘機忽  
聞巧語入簷戶大似相識來相依一飛簷外窺庭  
樹一上屏山驚不去解足分明得帛書真是當年

留別句天生萬物禽最微固那偶耶吾不知古道  
益遠交情漓朝恩暮怨雲遷移當時握手悲別離  
一旦富貴棄如遺聞予燕歌應自疑慎無示之嗔

我譏

雪谷曉裝圖

金  
龐  
鑄

溪流咽咽山昏昏前山後山同一雲天公談笑玉  
雪噴散為花蕊白紛紛詩翁瘦馬之何許忍凍吟  
詩太清苦老奴寒縮私自語作奴莫比詩奴苦木

僵石老鳥不飛山路益深詩益竒老奴恐笑憐翁  
癡不知嗜好乃爾為楊侯胸中富邱壑醉裏筆端  
驅雪落因何不把此詩翁畫向草堂深處著

覺華島并引

金玉寂

予自少時即聞遼東覺華島為人間佳絕處凡  
道經海上未嘗不駐鞍極望久不能去第簡書  
有期不得一到為恨大定乙未之秋仲月十有  
四日子自白霄審獄寃獄歸投宿龍宮下院謀

諸老宿期一往焉老宿曰今秋風勁厲波浪洶湧雖舵工篙師往來其間亦不免縮頸汗背當俟隆冬冰合如履平地然後可著鞭耳予竟不聰明日登舟行未幾風濤掀簸舟人為之變色於是收帆弭楫維石於北渡予歎曰此而不濟則命也迺割牲釀酒投是詩以禱之遂復鼓枻以進已而風停浪靜天水湛然極目萬里恍然如坐大圓鏡中指顧之間已登彼岸舟僧大德

謂余曰正直動山鬼詩句起蟄龍者信不誣矣  
予笑曰如二公者千古仰之如泰山北斗豈庸  
人末士所可擬哉是必憐其勤而報以誠也不  
然則劉昆所謂反風滅火蝗不入境者皆偶然耳  
雖然此一段奇境亦不可不紀也

宮庭湖神感且通往來送客能分風廣德王祠禱  
輒應重樓翠阜浮霜空我行擬上覺華島香火遍  
走青蓮宮中流未濟成齟齬船頭西向旗脚東雲

奔霧湧白浪捲一葉掀舞洪濤中平生行止類如  
此憑仗願有信與忠嘗聞主海尊位置願豈變化  
難為功指呼蛟蜃掃陰翳天水萬里磨青銅解維  
轉柁飽帆腹雙槳不舉追驚鴻茲遊政要償素願  
勿使坐歎詩人窮投文再拜慝微懇為我寄語白

龍翁

留題覺華島龍宮寺

金王寂

傳聞三山駕空虛珠宮貝闕神仙都茫茫弱水限

舟楫人迹不到如有無平生點檢江山好我有龍  
宮覺華島何年經創作者誰興聖帝師孤竹老老  
人絕俗棲金沙歲久喜捨來天家懸崖架壑置佛

屋突兀殿閣凌烟霞

一作開明霞

迺知造物開神異故

歷祇園布金地四顧鯨波翼寶巖玻璃環擁青螺  
髻我生自厭薰羶腥坐覺兩掖生清冷夜涼海月  
耿不寐幾欲舉手捫天星明朝收帆落塵土一夢  
回頭散風雨向令坡老此經行想不願為天竺主

醫巫閭山

金蔡珪

幽州鎮山高且雄倚天萬仞蟠天東祖龍驅之不  
肯去至今鞭血餘殷紅奔岸暗谷生雲樹蕭寺門  
橫入山路誰道營邱筆有神只得峯巒兩三處我  
方萬里來天涯陂陀繚繞間風沙直教眼界臻明  
秀好是嵐光日夕佳封龍山邊生處樂此山之間  
亦不惡他年南北兩生涯不妨世有揚州鶴  
金太子允恭墨竹

元劉因



黑龍江頭氣鬱蔥武元射龍江水中江聲怒號久  
不瀉破墨揮灑餘神功天人與竹皆真龍墨竹以  
來凡馬空人間只有墨君堂何曾夢到瓊華宮瑤  
光樓前月如練倒影自有河山雄金源大定始全  
盛時以漢文當世宗興陵為父昌明子樂事孰與  
東宮同文米不隨焦土盡風節直與幽蘭叢百年  
圖籍有蕭相一代英雄誰蔡公策書紛紛少顏色  
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白髮哀歌對此吟雙

蓬秋聲蕭蕭來晚風極目海角天無窮

題王學士熊岳圖

元 元好問

洗參池水甜於蜜玉堂仙翁髮如漆膝前文度更  
風流盡捲風流入詩筆長松手種欲摩天海岳樓  
空落照邊古來說有遼東鶴仙語星星誰為傳五  
百年間異人出却將錦繡裏山川

五言律

送郭少府入遼

唐 韓 翃

邊烽警榆塞俠客渡桑乾柳葉開金鑄桃花耀玉  
鞍滿月臨弓影連星入劍端莫學燕丹客空歌易  
水寒

渡遼

金劉著

身隔遼東渡心懷冀北群會歸蘇屬國却憶范將  
軍風陣橫秋雁雷聲吼夜蚊方言莫相笑唐梵本  
殊分

喜夏

金龐鑄

小暑不足畏深居如退藏青奴初薦枕黃嬾亦升  
堂烏語竹陰密雨聲荷葉香晚涼無一事步履到  
西堂

廣寧懷古

明 劉成德

衰草閒仙洞青雲冷誓臺輿圖連朔野鷄犬靜塵  
埃水自荒沙出山從故國來戍樓鐘報曉笳鼓遞  
相催

遊中會寺二首

明 龔用卿

寺遠山僧少叢林草徑深懸崖盤石磴古殿度雲  
岑枝密迴流合巖幽向日陰欲將金印掛瀟灑定  
禪心

蛇山盤古折綫路繞千尋萬里風雲壯諸天歲月  
深花香浮塔院霞影落邱岑杳杳鐘聲動遙峯擁  
碧林

溫泉

明 徐景嵩

萬古溫泉水百年幾度遊炎流從地發暖氣欲天

浮風過亭臺  
爽山環景物幽  
自憐多病客  
不是濯纓儔

七言律

渡混同江

金蔡松年

十年八喚清江渡  
江水江花笑我勞  
老境歸心質  
孤月倦遊陳迹付  
驚濤兩都絡繹波  
神肅六合清  
明斗極高湖海  
小臣尸厚祿  
夢尋烟雨一魚魴

晚登遼海亭

金高士談

登臨酒面洒清風  
竟日憑欄興未窮  
殘雪樓臺山向背  
夕陽城郭水西東  
客情到處身如寄  
別恨他時夢可通  
自歎不如華表鶴  
故鄉嘗在白雲中

李仲佐遼東之豪士也初識於大元帥席上怪其議論英發坐客盡傾至於通練世務商較人物雖博學老儒或有所不及僕喜其為人臨分以二詩贈行且將以為定交之券也

金王寂

黃緣樽俎接雍容一洗從來芥蒂曾笑我殘年方  
射鼠喜君巨手學屠龍聞名素重千金諾識面尤  
輕萬戶封指日乘槎吾已矣與君林下會相逢  
客路逢君益少傾歡然相與話平生心胸皂白人  
倫鑿齒頰吹噓月旦評鷄黍後期雖有信參商輕  
別得無情從今把酒須東望千里關山共月明

自東營來廣寧道出牽馬嶺去路幾半里松檜鬱  
然桃李間發問之云利器梁侯之先塋也其櫬



尚附淺土遂命酒哭奠而去公初待我以國士  
雖晚意少疎而恩禮未易忘也

金王 寂

九仞終虧一簣功想知銜憤泣幽宮死生怒臂屈  
伸頃得失奕碁翻覆中只有松杉全晚節不隨桃  
李嫁春風門生故吏知多少誰致生芻奠此翁

再過墳下

金王 寂

毀譽譎譎息蓋棺百年春夢大槐安功名倒挽九

牛尾富貴真成一鼠肝故國鶯花人事改空山風  
雨夜臺寒平生我亦心如鐵醉眼西州淚不乾

渡遼舟中小酌

金王寂

佳會清歡取次成逸羣高論極崢嶸掀鬚已判玉  
山倒蘸甲不辭金椀傾落日櫬雲魚尾赤斜風捲  
水穀紋生豫愁江上分飛後千里關河月共明

和非熊韻

元耶律楚材

藹藹英聲鎮北州非熊人物本風流時逢佳客開

青眼久領元戎尚黑頭已發豐城神劍出休嗟暗  
室夜光投驅兵經略開中了題遍長安舊酒樓

和薛伯通韻

元 耶律楚材

滴滴秋光溢遠山穹廬寥落酒瓶乾詩章平淡思  
居易禪理縱橫憶道安不忍西風霜葉脫難禁秋  
雨菊花殘閭山舊隱天涯遠夢裡思歸夢亦難

和伊喇子春見寄

元 耶律楚材

邂逅沙城識子初天山風雪醉吟餘文章光燭君

堪羨節操儀刑我不如  
麴蘖鄉中前進士風波堆  
裏老中書他年歸去無相棄  
同到閭山舊隱居

寄景賢

元 耶律楚材

人間聚散忘悲歡何以林泉  
遯世間十載殘軀遊瀚海  
積年歸夢遼閭山空崑  
猿鶴招予徃滿架琴書  
伴我還多謝龍岡憐老隱  
新詩酬酢路無慳

和冲霄韻

元 耶律楚材

星星華髮鏡中驚  
好賦歸歟接浙行  
重位寧貪高

一品故園無憚遠千程晴天花絡春山色落日松  
和秋水聲無恙閭峰三百寺遨遊吟嘯老餘生

思親二首

元 耶律楚材

老母琴書老自娛吾山側近結蘧閭鬢邊尚結避  
兵髮篋內猶存教子書幼穉已能學土梗老兒猶  
未憶鱸魚誰知萬里思歸夢夜夜隨風到故居

昔年不肯卧茅廬贏得飄蕭兩鬢疎  
醉裏不知身似蝶夢中不覺我為魚  
故園屈指八千里老母行年

六十餘何日掛冠辭富貴  
少林佳處卜新居

和武善夫韻

元 耶律楚材

老子年來酷愛閒  
不堪白髮映蒼顏  
十年興廢悲歌裏  
半世干戈寤寐間  
北闕欲辭新鳳閣  
東州元有舊閭山  
熊經鳥引聊終歲  
崑下疎松正好攀

宿大安有懷

明 吳希孟

奇石蒼松世界分  
千山虎豹散狼羣  
洞前黑白萬林雨  
壇上浮沉一篆芸  
鐘盡漏隨莊室蝶  
心依神

會栢臺雲清樽舊約逾三月何日叅軍細論文

讀書

明賀欽

清晨起坐小茅堂萬事無關一炷香  
展卷細觀前聖奧馳名敢學世人狂  
也知老病年光促爭奈詩書意味長  
但願桑榆粗有得肯隨流俗嘆斜陽

和瀋陽守愚邱先生韻

明賀欽

聲利沉疴幸已瘳烟霞痼疾豈須憂  
非關避世矜高節自是匡時乏遠猷  
鎖闥兩年空竊祿雲山十

載免包羞管寧本是遼東客不願重過五鳳樓  
古澄丁赫遠來訪賦一律見遺因和

明  
賀 欽

太學陳東天下知抗章不怕忤當時折肱彭澤成  
何事回首閭山有所思軒外孤松全晚節宅邊五  
柳散春絲歸來還是忘機客傳語沙鷗莫浪疑

再和瀋陽守愚邱先生韻  
明  
賀 欽

白雲堆裏得安身名利無干遠世塵靜把簡編窺



往哲每將菽水奉慈親江山秀麗詩懷壯窗戶清  
幽琴調新幸有此般閒快樂任他人醉五陵春

過益州

明馬文升

烟霧新消海國邊荒園寒水與雲連山光杳靄飛  
鳧外秋色參差落雁前田野歡呼瞻使節公庭空  
寂長苔錢從容事畢還朝日韶舞聲中覲九天

望京樓

明郭登庸

雨洗沙場兵氣收天涯秋暮獨登樓四方烟井聽

雞犬百里晴郊散馬牛  
斷壠黃雲依古戍孤城斜  
日射寒流滄溟寂寞魚龍伏  
回首西南望帝州

祖越寺

明徐文華

雲烟回合水潺湲  
路轉陂陀百折還  
上界鐘聲雷漢杳  
前山捨影夕陽間  
松濤漲壑千巖響  
花雨浮空滿地斑  
坐久虛堂疑誤入  
恍然身世出人寰

五言排律

博索道中書事

金閻長吉

此地先經戰人生苦未耶泉源疏地脈田壟上山  
腰敗石平危徑枯柴補短橋曉烟明遠爨暮雪點  
歸樵履滑心頻悸梯危欲頓消解鞍空倒卧無夢  
訖清宵

和張敏之詩七十韻

并序

元 耶律楚材

敏之學士遠寄新詩七十韻捧讀之餘續貂以  
尾聊資一笑

壯年多軼軻晚節歎行藏故國顏綱穢新朝明德

香雄材能預算大略固難量迭出神兵連無前我  
武揚本圖服叛逆何止剪詩張西討窮沙磧東征  
過樂浪彗侵天壘壁光動太微銜整整車徒盛鱗  
鱗旂鼓望天皇深責重賢帥廟謀臧江左將禽楚  
河陽已滅商英雄皆入彀強禦敢跳梁採訪軒車  
開司農官吏忙輕徭常力足薄賦不財傷勲業超  
秦漢規模邁帝王流言無管蔡竒計有平良增葺  
新文物耕耘古戰場蛟龍方奮迅鷗鷺得翱翔偶

遇風雲會爭依日月光永疇千古恥一怒四夷攘  
虎帳十年夢龍庭幾度霜迎降初請命出郭遠相  
將久敵真宜死寬恩何敢當赦書民有幸歌詠壽  
無疆扶杖聽黃詔稱觴進白狼散財竭庫藏拔將  
出戎行殷絕仁猶在周傾道不忘來朝燕郡內人覲  
大都旁戎服貂裘紫星軺俊馬蒼中春辭北望初  
夏過西涼瀚海洶而湧陰山徬且隍閒雲迷去路  
疎雨潤行裝出處空興歎風光自斷腸典刑陳故

事利病上封章天下拔深溺中州冀小康流離承  
喪亂籌策要優長痼疾如神附遊魂笑鬼俵仁施  
能骨肉靈藥起膏肓避禍宜緘口當言肯括囊遭  
讒心欲剖涉若膽先嘗北漠絕窮域西隅抵大洋詩  
書猶不廢忠信未能忘擅補連腮帳繩穿朽脚牀  
郊行長野興人靜若禪房回鶻交遊熟崑崙事迹  
詳風烟多黯黯雲水兩茫茫災變垂乾象妖氛翳  
太陽髯龍三島去玉葉一枝芳明主初登極愚臣

敢進狂九疇從帝錫五事合天常大樂陳金石朝  
衣具冕裳降升分上下進退有低昂拓境時方急  
郊天且未遑應兵無血刃降虜自壺漿按堵無更  
肆因資不餽糧宸心尊德義聖世濟柔剛恩澤函  
諸夏威稜震八荒勢連西域重天助北方強舉我  
陪三省求賢原闕三字錦衣捐毳褐肉食弃糟糠隱逸  
求新任流亡集故鄉百官欣戴舜萬國願歸唐耕  
釣生咸遂工商樂未央會將封泰岳行看建明堂

每嘆才雕篆長慙學面牆君恩予久負賢路我深  
妨覆餗恒憂懼持盈是恐惶故山松徑碧舊隱菊  
花黃太守方遺舄初平正牧羊厚顏居此位若已納  
於隍吟嘯須歸去香山老侍郎

懷古一百韻寄張敏之

元 耶律楚材

興亡千古事勝負百杆碁感恨空興嘆悲吟乃賦  
詩三皇崇道德五帝重仁慈禮廢三王謝權興五  
伯瀉焚書嫌孔孟峻法用高斯政出人思亂身亡



國亦隨阿房修象魏徐福覓靈芝偶語真虛禁長  
城信謾為只知秦失鹿不覺楚亡驢法約三章日  
恩垂四百期漢興學校啓文作典章施黜武疲中  
夏窮兵攘四夷嗣君恩稍失劉氏德難衰新室雖  
興難真人已御基魏吳將奮起靈獻自荒嬉賊子  
權移漢姦臣鳩築郢三朝如峙鼎四海若棼絲纒  
奉三陽主已生四馬師仲謀服孟德葛亮倍曹丕  
唯晉方承統平吳混八維有初終鮮克居治亂誰

思蟬鬢充蘭掖羊車遠竹枝孫謀無遠慮神器委  
痴兒國事歸椒室民饑詢肉糜為人味菽麥聞慕  
問官私衛瓘嘗幾諫何曾已預知五湖雲擾攘六  
代電奔馳川谷流腥血郊原厭積屍天光分耀日  
地理列瓜時歷數當歸李驅除暫假隋西陸開鄩  
善東鄙討高麗鸞駕如江國龍舟泛汴漪錦帆遮  
水面粉浪汚河湄府藏金錢積生靈氣力疲妖氛  
天下起章奏禁中欺海內空龍戰河東有鳳姿元

戎展鷹犬頡利助熊羆奉表遵朝命尊王建義旗  
經營於盜手禪讓託君辭豪哲歸吾穀要荒入我  
羈太宗真令主貞觀有皇規正美開元治俄成天  
寶悲曲江還故里林甫領台司裂土封三國纏頭  
愛八姨霓裳猶未罷鼙鼓恨來避逆寇臨丹闕君  
王拾翠眉兩京賊黨滅方鎮重權移朱李元堪嘆  
石劉亦可嗤九州重搆亂五代薦荒饑遼宋分南  
北翁孫講禮儀宣和風侈靡教主德庸卑背約絕

鄰好興師借寇資懸知喪唇齒何事撤藩籬失地  
人皆怨蒙塵悔可追遼家遵漢制孔教祖宣尼煥  
若文章備康哉政事熙朝廷嚴袞冕郊廟奏壎篪  
枝獵嫺馳射行營習正竒南州走玉帛諸國愛鞭  
笞天祚驕人上朝鮮叛海涯未終三百祀不免一  
朝危鴨綠金朝起桑乾玉璽遺後遼興大石西域  
統龜茲萬里威聲震百年名教垂武元平宋地殷  
禮雜宗姬治國崇文事掄才尚賦詞邦昌君洛汭

劉豫立青淄大定民興詠明昌物適宜日中須景  
昃月滿必光虧肘腋獨夫難邱墟七廟隳北朝天  
輔佑南國俗瘡痍天子潛巡狩宗臣嚴守陴山西  
盡荆枳河朔半豺狸食盡謀安出兵羸力不支長  
圍重數匝久困再周期太液生秋草姑蘇遊野麋  
忠臣全節死餘衆入降麾文獻生三子東丹第八  
枝虛名如畫餅遺業學為箕自笑蓬垂髮誰憐雪  
滿髭撫膺長感慨搔首幾嗟咨車蓋知何處衣冠

問阿誰自天明下詔知我素通著發物裝琴劍登  
車執策綏窮廬或白黑驛騎半黃馯肥臍白如瓠  
瓊漿甘似飴天山連北府瀚海達西伊天馬窮厓  
澣神兵過月氏感恩承聖勅寄住到尋愚春色多  
紅樹秋波總綠陂不須賒酒飲隨分有驢騎畎畝  
棲木粟園林足果黎春粳光燦玉煮飯滑流匙聖  
祖方輕舉明君應樂推龍庭陳大禮原廟顯明棗  
萬國朝金佩千官列玉墀求賢為輔弼舉我忝丞

疑才德真為慄顛危不解持願從麋鹿性豈戀鳳  
凰池投老誰為伴黃山有敏之

五言絕句

過錦州

明 孫承宗

錦水波初靜高軒向此過似聞城郭是東去竟何  
如

下香巖

明 程啟元

危途長側足高處更回頭行路難如此何時卧故

邱

題扉上釣魚圖

明賀欽

倚杖看閭山垂綸釣陵水山頭宿霧開水面清風起

自警

明賀欽

戰兢防失足頃刻莫馳心勿謂人誰見當知帝汝臨

為學不謹獨到底是空言猩猩與鸚鵡孤負昊天



恩

七言絕句

平州中和館後草亭

遼李晏

藤花滿地香仍在松影拂雲寒未收  
山鳥似嫌遊客到一聲啼破小亭幽

集句題廣寧勝覽亭

金李適

簷前無數好峯巒醉眼詩腸冰雪寒  
不識閭山真面目請君來此凭闌干

宿錦州廣濟寺僧房卧屏一幅畫一綸巾羽服隱  
几胡牀命短童汲水澆花若有所待者相望一  
翁棕帽涼衫倚杖於溪橋之上意其眷戀風景  
而緩其行也迺賦首首

金王寂

垂柳陰陰晝日長野人無事自清涼祇應冷笑黃  
塵裏為米痴兒有底忙

溪橋泉石想佳哉欲去遲遲首重回不道西莊閒

處士胡牀虛左待君來

渡遠

金王寂

我家河朔望咸平  
飛鳥猶須半月程  
盡道遼陽天  
樣遠渡遠何況更東行

閻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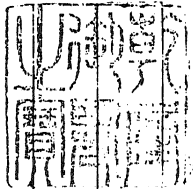
金蔡珪

西風絕境撫孤松  
千里川原四望通  
但怪林梢看  
鳥背不知身到碧雲中

寄大尹邵文明

明賀欽

長官辭縣賦歸來獨愛幽花手自栽何日一樽同  
嘯傲東籬飽看帶霜開



欽定盛京通志卷一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盛京通志卷一百十二

侍郎<sub>臣</sub>劉躍雲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朱鈐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盛京通志卷一百十一

歷朝藝文三

奏議

表

疏

策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盛京通志卷一百十一

歷朝藝文 三

奏議

伐高句驪議

後漢 陳忠

宮前桀逆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  
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

表

論公孫淵表

三國魏 夏侯獻

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衆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濊貊與淵為仇並為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驪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即

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敏捷辯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胸臆加任本部常在人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為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俗為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

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文辭足以見信若其計  
從雖酈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他亦無以遠過  
也欲進遠路不宜釋騏驎將已篤疾不宜廢扁鵲  
願察愚言也

上孫權表

三國魏  
公孫淵

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末夷傾側  
擾攘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為國效節  
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

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  
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  
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勅誠聖旨彌  
密重紉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  
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知足季末  
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  
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忠  
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諂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

東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興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  
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  
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臥况亦  
覩時變卒歸於漢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  
時不世遇是以悽悽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  
易誠願神謨早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  
為聖代宗天下幸甚

上魏帝第一表

三國魏

公孫淵

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賊虜暗然迷惑違戾羣下不從衆諫承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甚賊衆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偽使者張彌許宴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兵四百餘人齋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齋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衆在船所

臣本欲頹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衆多見臣  
不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妾生即  
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衆皆士  
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面縛乞降不忍誅殺  
輒聽納受徙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  
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  
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  
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



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藏竄飢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丸錫什物及彌等偽節印綬首級

第二表

三國魏  
公孫淵

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外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修別屬亡弟權敢姦巧便擅拜命謹封

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漸為賊權汚  
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又自臣父康昔殺權  
使結為讐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國  
竭祿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又  
權待舒綜契濶委曲君臣上下畢飲竭情而令四  
使見殺梟示萬里士衆流離屠戮津渚慙恥遠布  
痛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骨若天衰其業使至  
喪隕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

必恐長蛇來為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  
接近如有船衆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  
使得備預

第三表

三國魏  
公孫淵

臣門戶受恩實深實重自臣受攝即事以來連被  
榮寵殊持無量分當殞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  
計迷闇不即禽賊以致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事  
勢實但欲罷弊此賊使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

恩附僭盜之虜也而後愛憎之人緣事加誣偽生  
節目卒令明聽疑於市虎移恩改愛興動威怒幾  
至沈沒長為負忝幸賴慈恩猶垂三宥使得補過  
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糜碎辱先  
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既喜於事捷得自申  
展悲於疇昔至此變故餘怖踴躍未敢便寧惟陛  
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忍塞隙抑彌織介推今  
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泉

第四表

三國魏

公孫淵

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以罪釁自招譴怒分當  
即戮為衆社戒所以越典詭常偽通於吳誠自念  
窮迫報效未立而為天威督罰所加長恐奄忽不  
得自洗故敢自闕替廢於一年遣使誘吳知其必  
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答一言之應今權  
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規上卿大衆翕  
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禽取流離死亡

千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之鋒推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以慚之矣臣之悽悽念效於國雖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闕之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

令官屬上魏帝表

三國魏

公孫淵

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叅軍臣柳蒲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敬

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螻蟻小醜  
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  
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尺寸之功有負乘之  
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並以駕蹇附龍托驥紆青  
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  
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訴  
讓冒犯愆寃郡在藩表密通不羈平昔三州轉輸  
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扈虔

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晝閉路無行人  
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  
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為  
業威震耀於殊俗德澤被於羣生遠土之不壞實  
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我其被髮左衽矣向不遭  
度則郡早為邱墟而民係於邊廷矣遺風餘愛永  
存不朽度既薨俎吏民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  
康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武烈邁德種仁乃心



京輦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大勲  
藏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  
夾輔漢室降身委質早已事魏匪處小厭大畏而  
服焉乃慕托高風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  
納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  
地土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  
聞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淵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

且直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  
為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覩羅結遐方勤王之  
義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慕義不遠  
萬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織  
織往來求成思好淵執節彌固不為利迴守志匪  
石確乎彌堅為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誘  
致權使梟截獻馘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  
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仇之深念存人臣

之節絕強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  
聞陛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  
下及陪臣普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  
竭股肱永保祿位不虞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  
厚念積累之效悲思不遂痛切見棄舉國號咷拊  
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逸不虔於是致  
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王服之域有  
不供職則修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心翼

翼恪恭於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  
禍患小弁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  
言孔甘猶當清覽憎而知善讒巧似直惑亂聖聽  
尚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  
寤計功減降當在八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  
戈長驅衝擊遼土犬馬惡死況於人類吏民昧死  
挫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  
奔冀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

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二月乙未詔書  
曰收幽州刺史馮煥元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  
詔書曰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  
或儻謬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為刺史興兵搖動天  
下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俯仰歎息自傷無罪  
深惟土地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  
冠釋紱逝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  
不聽所執而七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

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鋤伐  
薪制梃改案為櫓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  
死不顧身淵雖見孤棄怨而不怒比遣勅軍勿得  
干犯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  
散期於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  
馳騫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况  
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  
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衣

舉履誦詠明文以為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白重  
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萬邦  
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為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  
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為陛下懼  
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民強可以  
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為九州表方今二  
敵闖關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  
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子臣一郡吉凶

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於家者  
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生於荒裔之土出  
於圭竇之中無大援於魏世隸於公孫氏報生與  
賜在於死力昔蒯通言直漢主赦其誅鄭詹辭順  
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露  
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  
控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持

勸進元帝表

晉  
慕容廆



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  
元聖帝明王監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  
其身以奉之知蒸黎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  
之社稷時難則減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  
其祀是以宏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  
之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  
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世過  
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難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

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  
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  
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  
輔其政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  
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賊劉  
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奉表使還乃  
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敵庭  
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

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血之類莫不叩  
心絕氣行號巷哭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聞  
問震惶精爽飛越且驚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  
上下泣血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無改歷  
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是以  
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霸之長晉有驪姬之  
難而重耳以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  
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元德

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  
運符瑞之表天人有機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  
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驚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  
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茂以過之陛下撫征江左  
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  
仗大順以號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  
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叙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  
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宣王中興周詩以為休

詠况茂勲格於皇天清暉光於四海蒼生顯然莫  
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允惟  
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  
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  
謳歌者無不吟誦徽猷獄訟者無不思於聖德天  
地之際既交華夷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  
以為休徵者盖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  
同辭者動以萬計是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

之趣味死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由  
巢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  
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慰宗廟乃顧之懷下釋普  
天傾首之勤則所謂生繁華於枯黃育豐肌於朽  
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幾  
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決辰則萬  
幾以亂方今踵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審  
伺國瑕隙黎元波蕩無所繫心安可棄而不恤哉

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者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猷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睹人神開秦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忝於方任久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與睹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

上晉帝表

晉 慕容廆

臣究觀前代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昇平若  
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  
舅以其身藩於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  
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於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  
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  
自立內惑艷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  
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



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  
之禍凡此成敗亦既昭然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  
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  
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  
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  
祖約不勝其忿遂至敗國至今太后發憤一旦升  
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何一作極  
邪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

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入臣莫衛陛下深敦  
渭陽水等自宜引領臣嘗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  
何不封以藩國豐盛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  
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尊階何由而起往  
者唯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况今居之者素  
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  
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水等名位殊班出  
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

抗此言者上為陛下退為水計疾苟容之臣坐鑒  
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  
帝不從至今忠臣更為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  
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  
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  
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  
死或刑谷永張禹依回一作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  
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為上將惟憂夙夜罔知所

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  
臣若不言誰當言者

為安平公賀破奚契丹表

唐  
李商隱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秦官某狀報某月日幽州節  
度使張仲武奏破奚北部落及諸山奚除舊奚王  
匿即所管外殺戮首領丁壯老幼并殺獲牛羊焚  
燒車帳器械等計二十萬刺史以下面皮一百具  
耳二百隻奚車五百乘羊一萬口牛一千五百頭

者天聲遠豐廟略遐宣白鹵獲於靈臺赤彘停於  
燕路臣竊窺舊史述聽前朝有天子憂邊清宵輟  
寐將軍出塞白首言歸至乃或勝或奔一彼一此  
竟困塞郊之柝那停絕漠之烽猶欲叙烈旂常告  
功祧廟用其暫勝謂曰難能况幽朔巨都全燕重  
地薦臻奚寇猾亂華人田讓之護鮮卑莫能深入  
祭彤之軍遼水惟遣相攻近歲以來為患滋甚是  
單于偵邏之路懷駒支漏泄之姦張仲武重感國

恩習知邊事同三師而隸楚伴五餌以開我乘其  
嚙情之時俄得剪除之便燕犀密挂冀馬潛羈超  
距投石者動過千羣戟首科頭者略踰萬計坎三  
鼓而河荒自卻聲六校而屋瓦皆飛自使鶚懼喪  
林兔忙迷穴無舟柁指有地僵屍未驚楚幕之烏  
前軍已感不啖淮山之鶴後隊仍窮遂分素尚之  
頭顱乃裂蚩尤之肩髀穹廬落燼同甲揚灰山積  
雲屯大収其車乘角羸耳濕盡獲其牛羊柳水載

激桑河無事爰施言語入解皇威此皆皇帝陛下  
功格上元運膺下武授茲成算於彼當仁震肅九  
圍歌呼萬國昔艱難云始邊塵首起於盧龍今開  
泰有期漢將先清於涿鹿人謀允若靈貺昭然固  
已上慶祖宗下光編策綠圖洪範競三古之殊猷  
玉檢金泥有百神之靈貺臣雖當防遏不介邊陲  
空增氣於懦夫實叨榮於下將日圍千里天益九  
重奉一月之捷書惟知忭蹈獻萬年之壽酒尚隔

班行念風水於遐藩寄夢寐於宣室不勝望闕結  
戀之至

疏

請甄徭役禁請託疏

南北朝

高謙之

自正光以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若使  
軍帥必得其人賞勲不失其實則何賊不平何征  
不捷也但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  
唯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曾不彎弓則是王



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誠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為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壞俗使讒諂甘心忠謹息義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開闢數年之後大

獲課民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  
之後走者更多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  
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  
千載共遵百王一政且琴瑟不韻知音改弦更張  
駢駢未調善御執轡成組諺云迷而知反得道不  
遠伏願少垂覽察使朝章重舉軍威更振海內起  
維新之歌天下見復禹之績

請復置廷尉司直疏

南北朝

高恭之

臣聞舜禹皋陶姦宄是託禹泣罪人堯心為念所以舉直錯枉事切曩賢明德慎罰議存先典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所謂禮樂互興不相沿襲者矣臣忝當今任所思報效未忘寢興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忍守令為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

木之下以虛為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  
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更  
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如臣鄙  
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以五  
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為之御史若出糾劾  
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  
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司直覆問  
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按一如舊式

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為惡取敗不得稱枉若  
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  
迭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  
通訴別加按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息藂棘  
之下無受罪吞聲者矣

請改鑄疏

南北朝

高恭之

四民之業錢貨為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  
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

文得銅一斤私鑄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  
又隨之以重刑罹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  
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筴上貫便破  
置之水上殆欲不沉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  
之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  
武帝復改三銖為半兩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  
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  
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

食料錫炭鉛砂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  
應息心况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  
通公私獲允

諫親征高麗疏

唐 褚遂良

臣請譬諸身兩京心腹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  
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  
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將付銳兵十  
萬翔旒雲翮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爾

猶能檄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功歸聖  
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虜士爪臣氣力未衰足可驅  
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平地淖三  
尺帶方元菟海壤荒漫決非萬乘六師所宜行

諫伐高麗疏

唐

李君求

臣聞心之痛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  
之忠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  
食陛下之祿其敢愛身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



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  
事故聖主明王重行之也憂人力之盡恐府庫之  
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故古人云務廣德者  
昌務廣地者亡昔秦始皇好戰不已至于失國是  
不愛其內而務其外故也漢武遠討朔方遠乎萬  
里廣拓南海分為八部終於戶口減半國用空虛  
至於末年方岳哀痛之詔自悔其失高麗者遐荒  
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

地不足以損天威何至于疲中國之民傾府庫之  
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為人父  
母不垂惻隱之心傾其有限之資貪其無用之地  
設令高麗既滅即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兵威  
不足多發則人心不安是乃疲於轉戍萬姓無聊  
生也萬姓怨則天下敗矣天下既敗陛下何以自  
安故臣以為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

軍國機宜疏

唐  
陳子昂

臣聞天子義兵不可以怒發怒發則衆懼懼則人  
搖賊得其勢故昔者聖人守靜以制亂持重以服  
姦大義常存人無疑懼臣伏見恩制免天下罪人  
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者是捷急之計非天子之  
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非慣征  
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况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  
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  
損國大義且陛下富有四海一戰未勝遂即免罪

募奴若更有他虞復向徵發臣恐此不可威示天下臣聞聖人制事必理未萌所以姦不敢謀賊不得起臣聞吐蕃近日將兵圍瓜洲數月即退或云此賊通使墨斃恐瓜沙止過故以此兵送之臣雖未信然惟國家比來勅敵在此兩番至於契丹小醜未足比類今國家為契丹大發河東道及六胡州綏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營州而緣塞空虛靈夏獨立今水生河合草秋馬肥秦中北據隴

右亦關東隣黨凶羯姦謀覘知此隙驅其醜類大盜秦關隴右馬羣是國所寶防備遠策良宜預圖不可竭塞上之兵使凶虜得計臣聞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理家必弊在國必危故明君不畜無用之臣慈父不畜無益之子今朝廷五品三品受國寵榮天恩賞賜府庫虛耗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恩養聖朝甚矣厚矣及邊有小賊則云無人驅使又勞聖恩遠訪外人外人先無寵祿臨難又不肯

殉節然則國之所養者總無用之臣朝之所遺者  
乃有用之士今不收有用厚養無用欲令忠賢効  
力凶賊滅亡以臣愚見理不可得近者遼軍張元  
過等喪律實由內外不同心宰相或賣國樹恩近  
臣或附勢私謁祿重者以拱默為智任權者以傾  
巧為賢羣臣雷同以徇私為能媚妻保子以奉國  
為愚陛下又寬刑漏網不循名實遂令紀綱日廢  
姦宄滋多今國家第一要者在稍寬兵期山南淮

南去幽州四千里所司使十月上旬到計日行百里  
四十日方到即今水雨如此又徵符到彼未久當  
日辦發猶不及期况未辦發月日行不可百里違  
限者死國有常刑到不及期懼罪逃散為賊此更  
生一患縱倍程趁期亦恐不及若違不誅則軍不  
可統若違必誅則全衆皆怨况兵疲不堪用吳廣  
陳勝為盜由此即日江南淮南諸州租船數千艘  
已至鞏洛計有百餘萬斛所司使勒往幽州納充

軍糧其船夫多是客戶游手墮業無賴襍色人發  
家來時惟作入都資料今已到京又勒往幽州去  
此二千餘里還又二千餘里方寒水凍一無資糧  
國家更無優恤但切勒赴限比聞丁夫皆甚愁嘆  
又諸州行綱承前多徭勾至都糴納今倘有此類  
向滄瀛糴納則山東來米必二百以上百姓必騷  
動今國家不優恤又無識事明了人檢點勾當知  
租米現在虛實又未宣恩旨慰勞兵夫惟切勒赴



限倘在道逃亡此糧有萬一非意損失則東軍二十萬衆坐自取敗為賊所圖楊元感以此為亂實軍國大命山東百姓國家比以供軍矜不黜募近聞東軍失利山東人驕慢乃謂國家怕其粗豪不敢徵發今街談巷議多有苟且之心伺國瑕隙頗搖風俗國家大政須人無二心若縱懷二姦亂必漸望降勅使臣與州縣採訪有粗豪游俠亡命姦盜失業漂食富族強宗者並稍優與賜物恣募從

軍仍宣恩旨懈勞以禮發遣若如此則山東浮人  
安于泰山一者以懼姦豪異心二者得精兵討賊  
不煩冤怨稽胡等又身既在軍則父兄子弟自不  
敢為過昔漢祖征山東使蕭何鎮關中漢軍數敗  
蕭何每發關中子弟以助漢軍三秦無盜亂之患  
漢軍有強雄之勢蓋以此道也夫亂羣敗衆者惟  
在姦雄姦雄既羈亂弊自息詩云無縱詭隨式遏  
寇虐紫袍緋袍綠袍金帶牙笏告身金銀器物等

即日軍衆已極入賊有期臣欲募死士三萬人長  
驅賊庭一戰掃定軍中未有高爵重賞無以勵勇  
使貪望賜給袍帶告身器物二千事庶以勸勵士  
衆未敢虛用比來將軍不明賞罰所以兵不齊心  
今聚十五萬衆戈甲糧餉日費萬金不早剋定恐  
所費彌廣山東百姓貧疲不可再役特乞天恩允

臣所請

請遼東置畜牧司疏

元  
陳思謙

遼海延袤千里地高氣寒水甘泉美無非牧養之地宜設置羣牧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並畜牛羊數年之後馬實蕃盛或給軍以壯兵威或給站以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以給國用非小補也

諫巡幸疏

元 崔 敬

世祖以上都為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今錫喇鄂爾多斯乃先皇所以

備宴游非常時臨御之所今陛下方以孝治天下  
屢降德音祇行宗廟親祀之禮雖動植無知罔不  
歡悅而國家多故天道變更臣備員風紀以言為

職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  
萬機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

聖學乃宗社之福也

鈔喇蒙古語解見吉林山川  
卷鄂爾多斯今地名原作失

刺翰耳朶  
思今譯改

勘定三城疏

明  
曾 銑

頃者廣寧遼陽二城軍士變亂其根因情狀前疏已言其略矣臣叅議遼陽軍變事固有激心實無他又該兵部題覆地方事情止遣大臣查勘凡諸進言興兵征剿之策一切不用於人心惶懼之秋為平定安戢之道誠宜如此不然則沮脅從者自新之路矣况兵凶戰危未可輕試觀諸往者大同之禍起於制帥之喜事成於用兵之寡謀遂致智勇俱廢卒無成功得失昭然監戒不遠柰何逆軍

無忌自棄生成一聞大臣將來互相鼓煽既約閉  
二鎮之城以要敵又欲援大同之例以需賞假洗  
城之說為聚眾之謀布妖言以惑人心攀重囚以  
為謀主是數逆軍者其始也因激以倡亂雖無素  
謀其既也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軌臣竊思之一成  
而不可假者國之法也難制而易於縱者人之情  
也苟上有假借之法下多放縱之情往者陝西之  
軍變未幾而復有大同之變說者曰大同之變所

以處陝西之變者啓之也大同殺叅將殺巡撫未  
幾而又有殺總兵之變說者曰李瑾之變所以處  
張文錦之變者啓之也蓋患竭矣而威或不伸威  
行矣而法或未盡蠢茲小醜習於耳目所以撫臣  
一旦乘方而軍士之騷動肆起凡以法不足以懾  
服而人情日流於驕悍故也今者仰賴慶置得門  
開諭明切故首惡就擒邊境之危殆者已安人心  
之動搖者咸定此誠諸鎮觀望之候也臣愚以為



祖宗立法所以警服姦宄今諸鎮之軍不數年而  
亂者屢起此豈法之不善哉抑亦議法者之未盡  
爾夫明罰勅法者先王之道也小懲大誡者小人  
之福也伏望皇上燭後慮遠拔本塞源重春秋無  
將之義嚴臣子大亂之防乞將臣言議行惟據兇  
逆之原情以盡律例之常法至于應叅職官悉從  
重究則威行于恩外威震而恩益深仁盡于義中  
義明而仁益篤動切事機之會潛消姦宄之萌地

方永保無虞矣

發帑救荒疏

明周斯盛

臣照得遼東地方三面距邊一面瀕海商賈舟楫未通往歲秋成粒米豐稔既無外省之移足充本鎮之用故地方號為富庶而人家不事儲蓄間有一二灾傷尚可自活自嘉靖三十六年大水以後一望成湖籽粒未獲遠近居民家家缺食鬻妻棄子流離載道入冬以來日甚一日斗米值銀五錢

且數日市無販糴民愈窘迫始則掘食土麩繼則  
遂至相食壯者肆行劫掠無所顧忌法禁不能止  
積莩狼藉不忍見聞臣叨巡茲土寢食靡遑盡括  
公貯平糴穀粟煮粥施賑但邊方庫藏素無蓄積  
所濟不足以當百分之一今冬作之時阡陌蕭然  
既鮮牛力又乏籽種生全之望已屬無期况屯糧  
力役之征幫軍買馬之費追併嚴急竟使枵腹待  
斃情甚可憐本鎮兵馬素稱可用近因糧賞久欠

調征頻煩已有積弱之漸加以歲之饑饉供應不敷死亡逃竄無日無之計一營不及原額之半而馬更少沿邊戍守十存一二使之奔走服役役亦不能前而况資之以為戰守哉昨該臣等題請加添月糧折色荷蒙皇上俯賜允給全遼軍民不勝感戴但飢餒至極給發未多一軍所領不足以為旬日之資嗷嗷之衆日見倉皇號令為之不行夫軍所恃以為生者應得之糧賞戶丁之供幫耳今

上不能仰給於公下無以資助於戶相繼逃亡勢  
所必至屯防耕種之期路有刼奪之梗緩急之際  
誰復為用況此地寒不生麥夏初始種秋半始獲  
若穀則更晚矣計其餬口之日尚遠若非破格極  
救恐未能有濟也且天下之事圖之于未形則力  
易而費省救之于已著則費滋而力難以是孤絕  
無援之地設令不為之虞使飢餒填乎溝壑逃亡  
盡乎什伍乃從而招募為費何如收之于既渙扶

之于既頹為力何如矧外患熾于憑陵內禍起于  
急迫尤有不可言者則將何以處之臣極知帑藏  
空虛委難處辦但前項重情勢在燃眉誠有不能  
已者伏望皇上軫念全遼為畿甸左翊關係甚重  
邊方赤子困苦已極時日難待勅下該部從長計  
議速發帑銀五六萬兩星夜差官解運前來聽臣  
等酌量分發賑濟以救倒懸之急仍將軍士歷過  
糧賞查數給發庶幾生全有望戰守可資人心恃

以相安重鎮賴以永固矣

策

治道之要對

遼  
蕭韓家好

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賓準布猶強戰守之備  
誠不容已乃者選富民防邊自備糧糗道路修阻  
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牛單轂鮮有還  
者其無丁之家倍直傭儻人憚其勞半途亡竄故  
戍卒之食多不能給求假于人則十倍其息至有

鬻子割田不能償者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復  
補以少壯其鴨淥江之東戍役大率如是况渤海  
女直高麗合從連橫不時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債  
候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益勢使之然也  
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如無西戍雖遇凶年困  
弊不至于此若能徙西戍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  
深患議者謂之徙非便一則損威名二則名侵侮  
三則棄耕牧之地臣謂不然準布諸部自來有之



曩時北至臚胸河南至邊境人多散亂無所統一  
惟往來抄掠至太祖西征至於流沙準布望風悉  
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內置三部以益  
吾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準布累世不敢為寇統和  
間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土既遠降附亦衆自後一  
部或叛鄰封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馭遠人之道  
及城哈屯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  
日殫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恆空有廣地之

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土不已漸至虛耗其患有  
不勝言者况邊情不可深信亦不可損絕得不為  
益捨不為損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  
他日若南方有變屯戍遼邈卒難赴援我進則敵  
退我還則敵來不可不慮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  
恩結諸部釋罪而歸內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約  
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  
服則撫之諸部既安必不生釁如是則臣雖

不能保其久而無變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云  
棄地則損威殊不知殫費竭財以貪無用之地使  
彼小部抗衡大國萬一有敗損威豈淺或又云沃  
壤不可遽棄臣以為土雖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敵  
來則不免內徙豈可指為吾土而惜之夫帑廩雖  
隨部而有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濟天  
下如欲均濟天下則當知民困之由而窒其隙節  
盤游簡驛傳薄賦斂戒奢侈期以數年則困者可

蘇貧者可富矣蓋民者國之本兵者國之衛兵不  
調則曠軍役調之則損國本且諸部皆有補役之  
法昔補役始行居者役者類皆富實故累世從戍  
易為更代近歲邊虞數起民匱乏既不任役事隨  
補隨缺苟無上戶則中戶當之曠日彌年其窮益  
甚所以取代為艱也非惟補役如此在邊戍兵亦  
然譬如一杯之土豈能填尋丈之壑欲為長久之便  
莫若使遠戍疲兵還于故鄉薄其徭役使人人給

人給足以補役之道可以復故也臣又聞自昔有國家者不能無盜比年以來羣黎凋弊利於剽竊良民往往化為兇暴甚者殺人無忌至有亡命山澤基亂首禍所謂民以困窮皆為賊盜者誠如聖慮今欲芟夷本根願陛下輕徭省役使民務農衣食既足安習教化而重犯法則民趨禮義刑罰罕用矣臣聞唐太宗問羣臣治盜之方皆曰嚴刑峻法太宗笑曰寇盜所以滋者由賦斂無度民不聊

生今朕內省嗜欲外罷游幸使海內安靜則盜寇  
自止由此觀之寇盜多寡由衣食豐儉徭役重輕  
耳今宜從哈屯城於近地與西南副都部署烏爾  
古德呼勒威烏爾古等部聲援相接罷黑嶺二軍  
并開保州皆隸東京益東北戍軍及南京總管兵  
增修壁壘侯尉相望繕完樓櫓浚治城隍以為邊  
防此方今之急務也願陛下裁之

平布國語解見  
人物四原作阻

卜哈屯蒙古語王妃之稱也原作可敦烏爾古  
蒙古語德呼勒索倫語解俱見人物二威蒙古

語樹林也原作烏古敵  
烈魄烏古今俱譯改

欽定盛京通志卷一百十一